

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中聾童香港手語的發展

李佳、李然輝、鄧慧蘭、林慧思

從出生就接觸自然手語的孩童，可以毫不費力地將自然手語作為第一語言來獲得。早期語言獲得研究顯示，以手語為母語的聾童，其發展語法可以不斷接近以母語為手語的成年聾人的語法（引自 Chen Pichler (2010) 的美國手語研究；Morgan (2006) 的英國手語研究；Van den Bogaerde 及 Baker (2005) 的荷蘭手語研究）。此外，以手語為母語的聾童，他們語言發展的里程碑與健聽兒童發展口語的里程碑是相似的（Anderson 及 Reilly 2002；Lillo-Martin 1999；Mayberry 及 Squires 2006；Petitto 2000；等等）。但是，大部分聾童都生長在健聽父母家庭，他們在幼年時期很少或根本沒有接觸過手語，這類聾童獲得手語的起始年齡差異很大。本文主要探討語言關鍵期對遲學香港手語（HKSL）的聾童，在香港手語的獲得過程中所產生的影響。

四名極重度（大於 90 分貝）健聽父母所生的聾童（DH）參與了是次研究，他們都來自 SLCO 計劃，都是 6 歲以後才開始學習香港手語的。其中有三名聾童在 3;2-5;1 歲期間植入了人工耳蝸，另外一名聾童從 3;2 歲開始配戴助聽器。在學校裡，他們同時獲取香港手語和粵語的語言輸入。在收集語料時，他們平均已有 6 年的香港手語學習經歷。此外，有兩名聾人家庭出生的聾童（DD）也參與了是次研究，他們分別是從 1;3 和 1;9 開始學習手語的，平均接觸香港手語的時長為 10 年。我們設計了三種表達測試來檢測這些聾童的香港手語語法發展：1）圖片描述：量詞結構和否定形式；2）誘導表達：wh 疑問句；3）故事複述：動詞一致關係和情態詞。

總體來說，雖然 DH 開始學習 HKSL 的時間較遲，但 DH 經歷了和 DD 相似的發展過程。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可以歸於 DH 六年來所處的豐富的語言環境。在這個豐富的語言環境中，DH 可以通過和聾人老師及 DD 同學們之間的互動，持續獲取豐富的 HKSL 語言輸入。這類手語輸入，無論從量還是質上來說，對遲學 HKSL 的 DH 都是有一定程度的幫助的。

但是，這些 DH 遲學者還沒有完全掌握香港手語的各項語法知識。雖然他們在表達情態詞、wh 疑問詞和量詞結構的句法位置時的正確率分別高達 97%、75%和 72%，但他們在表達正確的非手控特徵，尤其是那些表現 wh 疑問句中句法轄域的非手控特徵，其正確率只有 35%。而且，他們在動詞一致關係上的表現也很差（正確率為 33%）。值得一提的是，對那些 DH 遲學者來說較難掌握的句法結構，也正是以手語為母語的單語 DD 們較晚獲得的句法結構。考慮到我們研究中的 DH 和 DD 都是手語口語雙語兒童，我們還需要進一步研究他們能否最終達到跟以 HKSL 為母語的單語成年聾人一樣的表現，以此證明他們是否能夠完全獲得非手控特徵和動詞一致關係。

在我們的 DH 被試中，我們也觀察到個體差異。LKY 已經掌握大部分香港手語的語法特徵（平均正確率為 90%，除了動詞一致關係），但是 TWK 在動詞一致關係、wh 疑問句和量詞結構上的表現都很差（平均正確率分別為 33%、42%和 43%）。考慮到這些 DH 的口語能力，TWK 在

粵語言語感知 (CANSWORT: TWK-56% ; LKY-0%) 和粵語語法知識 (HKCLOAS: TWK-77% ; LKY-37%) 上的表現都比 LKY 好，這就表明 TWK 可以很容易地通過粵語和香港手語獲取語言資訊。而對於 LKY 來說，由於他粵語的言語感知能力極弱 (即 CANSWORT : 0%)，HKSL 是他唯一可以接收到的語言。因此，我們可以在 TWK 的 HKSL 產出中看到跨語言遷移的影響。通過對 TWK 進行偏誤分析，我們發現 TWK 在表達量詞結構時全部都採用粵語語序 (量詞結構的語序正確率為 0%)。在表達 wh 疑問句的句法非手控特徵時，他有 91% 的時間沒有使用句法非手控特徵，而是用口型講出粵語中相對應的 wh 疑問詞。這些研究發現表明，當聾童具備了一定的口語和自然手語知識時，他們自然而然就會內化出文法手語。

上述結果顯示，將聾童長時間置於帶有不間斷的 HKSL 輸入的手語雙語環境中，這對他們的手語發展是有助益的。我們需要作進一步的研究來找出這些遲學 HKSL 的 DH 兒童是否最終能夠完全掌握所有的語法結構，進而證明語言關鍵期的影響是否存在於這類長期浸潤於手語雙語環境中的遲學手語者中。

參考文獻

- Anderson, D., & Reilly, J. (2002). The MacArthur Communicative Development Inventory: Normative data for American Sign Language. *Journal of Deaf Studies and Deaf Education* 7, 83-106.
- Chen Pichler, D. (2010). Using early ASL word order to shed light on word order variability in sign language. In M. Anderssen, K. Bentzen, & M. Westergaard (Eds.), *Variation in the input: Studies in the acquisition of word order; Studies in psycholinguistics, vol. 39* (pp.157-177). Dordrecht: 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 B.V.
- Lillo-Martin, D. (1999). Modality effects and modularity in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 acquisition of American Sign Language. In T. Bhatia & W. Ritchie (Eds.), *Handbook of child language acquisition* (pp.531-567).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Mayberry, R. I., & Squires, B. (2006). Sign language acquisition. In K. Brown (Ed.),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 linguistics, 2nd edition*. (Vol. 11, pp.291-296). Oxford: Elsevier.
- Morgan, G. (2006). The development of narrative skills in British Sign Language. In B. Schick, M. Marschark, & P. E. Spencer (Eds.), *Advances in sign language development by deaf children* (pp. 314-34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etitto, L. A. (2000). The acquisition of natural signed languages: Lessons in the nature of human language and its biological foundations. In C. Chamberlain, J. P. Morford, & R. I. Mayberry (Eds.), *Language acquisition by eye* (pp.41-50).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Van den Bogaerde, B., & Baker, A. (2005). Code mixing in mother-child interaction in deaf families. *Sign Language & Linguistics* 8, 151-174.